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盡

失譯人名附宋録

是時迦丁比丘告衆會曰汝等靜聽吾今所說初中竟語如佛所說言无違錯當来之世當有惡變甚可怖畏汝等欲知我今說之来事大恐好當勤加修精進業吾蒙佛恩今得安隱汝等出家宜順佛教人壽百歲少出多滅當来之世惡法興盛惡比丘出破壞佛法法欲盡時人意薄弱无有志分務懐嫉妬更相謗毀貪著文字務親紙墨而自光目謂之為上若有比丘從師口受諷誦通利分別句義而為他人分部說之而更輕慢此二學家更共鬪諍吾今說是汝所說非貪利財寶心口相違愚癡之人不解經意倒釋其義說者亦反受者復倒語言不正經偈參錯所學既少但懐憍慢輕蔑他人當来之世如此人輩甚為衆多慠慢師長不復承事謂三師言我所說真實汝所說妄偽此輩比丘親著俗服白衣所行而習學之空閑靜處而不樂之人間憒丙貪慕係戀不能遠之雖於人間起佛塔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第二張　盡

輩比丘親著俗服白衣所行而習學
之空閑靜處而不樂之入閒憒内貪、
慕係戀不能遠之雖於人間起佛塔
寺更相嫉妬四方比丘往過止住要
報寺主尒乃得住雖復得住内心恚
恨意不喜之若去之後盡共歡喜佛
寺之中所住比丘還相妬忌或妬錢
財或妬顔色或妬供養或妬種姓或
妬經法秘惜不傳追逐貴人有力勢
者心意沮敗崩壞佛法貯聚錢財奴
婢六畜脩治園林以此為上内外以
變強者袈裟剔頭而已晝夜懇懃脩
理官事國中官吏有力勢者追逐奉
之猶如奴僕檀越之家用三尊故減妻
奪子不敢衣食起佛塔寺施設僧房舍
衣被卧具悉令飽足復恐乏少即出
家中名珎上寶著其塔中住寺沙門
追逐官長欲望敬事即取檀越塔中
所有持上官長貪財不推本末
益得為善用是貪嫉死入地獄其比
丘者貪著名利取三尊物妄為恩惠
用是罪故死入地獄或有比丘身犯
衆惡以三尊錢求諂他人以求解脫
或有比丘及諸白衣貪三尊財強獲
罪負極取持去斯輩之人盡入地獄

興以三尊錢求諸佛人以求能

或有比丘及諸白衣貪三尊財強獲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三丈 書

罪負極取持去斯輩之人盡入地獄

若作法師作持律者通四阿含者各

與白衣有力勢者共為親友坐白衣

牀共便容語談說餘人善惡好醜依

著白衣恃其力勢意所不喜危害

之若為說法以邪為正以正為邪作

如是行者名為天下非法分部佛有三

藏經夫為師者秘惜不傳不教弟子

所以者何恐弟子知與我等者便輕

慢師是以秘之為弟子者何名出家

无所學識則便空出至使弟子遂懷

瞋恚輕慢於師无復上下語言淺麁

此輩比丘興平惡行魔及宮屬盡得

其便墮惡部界反自稱譽誰與我等

心意變惡三毒熾盛不能自禁貪利

供養嗟嚫財物不避罪福益得為善

用供養故更共鬪諍外著法服不如

戒行出入行来不順法教搖頭顧影

迷著色欲甚於凡俗居賤責貴或出

倍息務貪盈利比丘行法捨棄不行

得少利入便用歡喜比丘僧聚坐禪

學問不能堪耐而遠避之貪求財利

四出求索不覺疲倦欺調百姓无有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第四丈 誌

猒足若有塔寺僧房卧具肥膿之處

四出求索不覺疲惓欺調百姓无有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 第四丈 書
猒足若有塔寺僧房卧具肥膿之處
覺入其中外像持戒内懐奸非人見
恭敬漸漸日日追逐白衣奉事供給
白衣歡喜復敬望之展轉歎譽言此
比丘戒行清純不知其内專為虛偽
多畜弟子沙弥奴婢四向求索積聚
无足言我持戒年歲未滿行便將從
戒法緩服不信罪福出言凶強好與
酒客淫盪女家與之從事或入官長
宮閤出入以自榮足或殺人聚或喜
作務百種生活話說王事治政好醜
或談軍馬鬪諍勝負或談盗賊或談
飲食或談婦女情欲晝夜談世間邪
事明師善友不肯親附更與屠兒惡
賊嗜酒盗刼販賣邪淫之人共為親
厚飲酒卧起心漸染戀習彼所行或
勤家業或為白衣走使不避遠近如
此輩人不知正法復使作沙門名曰
壊法既自不孝父母尊老若見持戒
比丘清高梵志而罵辱之无有慈心
賊宮羣命刧人財寶利人婦女口好
妄言閨門淫乱不避上下若淨潔比
丘尼淫意為起而追逐之破毀戒行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 第五丈 書
如此之輩現世為王法所能執繫著

宴言墮門淫亂不避上下若淫數比
丘尼淫意為起而縋遜之破毁戒行
迈丁以五意常本之緣紐 緻五㚒 書
如此之輩現世為王法所能縶繫著
地獄五毒治之若有國王大臣人民犯
斯惡者則令風雨不時五穀不豊人
民窮困盜賊普起軍革數興万民迸
迸五族離散聚落空虛彼時世人困
无衣食避世苦故覺作沙門作沙門
已破壞佛法輕慢上下合聚惡人意
合志同而為徒友更相稱揚其戒行
淨其行禪定人民聞見謂為實然若
檀越請轉經說法便竊倮卧不肯聽
採若分䠣嚫則覺諍之求索供養衣
被飲食无有猒足多畜弟子不以法
訓佛之政戒不以誨之弟子不解戒
行禪定修道之法而為師者務相聚
會談論世俗非法之事以為常業如
此輩人受他供養施者福少受者有
殃若有四輩聚會說經不樂聽之若
有白衣来欲聽經覺共迎逆供給所
須不失其意若說禁戒則共鬪諍乃
至半夜言衆人疲但說四事若理白
衣不以疲猒若說淨戒論經法時不
欲聞之當来比丘欲乱法者覺起佛
寺處處集會其十五日有說戒者雖
如丁比丘說當来處緣 姧ラ又 圭
共聚會但共鬪諍亦不說戒論法諸

寺處處集會其十五日有說戒者雖
共聚會但共鬪諍亦不說戒諷法諸
天人民見僧聚會往欲聽法但聞鬪
諍即相謂言我用法来反聞諍於
此何求心中不樂愁慘而去自念不
久佛法將滅諸天龍神及諸夜叉諸
善鬼神皆共愁悒不復擁護佛法衆
僧令諸惡鬼吸食其血令皆多病薄
色力少顔貌枯悴无有威德皆由此
矣比丘若病不相看視心畏惡之樂
亡佛法欲滅比丘白衣皆共慳貪積
聚財產不肯惠施但貪欲得摩摩帝
者不信罪福无復上下亦不分別三
尊財物无道用之或共婦女或共白
衣雜廁居止飲酒歌舞伎相娛樂凡
俗無別更相嫉妬緣是之故財物衰
耗業不諧福此輩比丘用淫欲故樂
在家居不猒為普好與童女相結為
固所以者何童女之意特為深重初
得男子心相戀著俱不忘捨或與淫
蕩女子就共生活或比丘尼為家居
者若有比丘不畜遺餘乞匄充身諸
破戒比丘盡共憎惡不欲見之告諸
檀越言此比丘內懷諂詐外現持戒

破戒比丘盡共憎惡不欲見之告諸
檀越言此比丘内懷諛諂外現持戒
不足取與於今之世若有犯戒比丘
盡共惡之將来之世見有清淨持戒
比丘反共憎之今時比丘屏處犯戒
畏人見之將来之世若有比丘奉戒
禪定畏人見之所以尒者將来之世
憎持戒故當来比丘強知貪利不知
羞耻如此人輩彼世癡人盡恭敬之
見持戒者反輕毀之一切万物悉皆
是寶用人不識皆即化没佛法亦尒
由是之故正法轉没用不敬奉令法
没盡辟如大船多所負載重則沉没
將来之世多有比丘貪惑供養令法
毀没若有比丘奉戒護律法當久存
如師子王雖死卧地飛鳥走狩无敢
近者旬日之間身中生虫還食其肉
毀壞身形佛雖泥洹正法續存梵魔
衆聖一切邪道无能毀佛法者將来
當有无行之人入佛法中求作沙門
破壞佛法更相輕毀學三藏者轉相
嫉妬為嫉妬故佛法疾滅欲護佛法
當除憍慢棄捐嫉妬將来比丘妬佛
法者如賭處溷不自知臭多所唐突
如無鞘驢不顧禁戒飲酒噉肉不以
時節共吉[illegible]

法者如賭處溷不自知臭多所唐突

當來變經 第八張

如無鞘韁不顧禁戒飲酒噉肉不以
時節共結親友或穿人牆屋劫人財
物或受人寄共相詗冒更相證明忍
於榜格改易券信多得為幸耶若僧
因緣共會聚時諸下坐輩呵罵上座
上座嘿然愁慘出去尒時下座不以
礼教以自拘制可為師者更不受之
比丘有是鬪諍之時法將滅盡天下
騷動盡皆不安國主調役无復猒足
盜賊並起劫奪民財轉入於王王者
得財遂長益賊治正崩壞相殺不問
人民窮皆姧巧滋生天下枯旱風雨
不時穀来飢貴王賈販賣踰越境界
耕田種作叔入薄少晝夜勤皆身口
不繫无用充官万民敖敖乃不思存
尒時比丘亦復耕田四出賈作經理
官私與俗无異甚為皆哉將来之世
當有三天子出破壞天下一名耶来
鄰近在南方中國當有一天子出北
方晉土有一天子名曰揵秋佛法將
滅此三天子乃止晉破壞國土殺害
人民破塔僧園輕慢沙門考治五毒
亦率兵衆詣天竺國破壞土地多所

當来變經 第九張

殘害尒時中國天子當復興兵破壞

亦率兵衆詣天竺國破壞土地多所
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　第九丈　書
殘害尒時中國天子當復興兵破壞
晉土及其百民還其本土是時晉土
沙門為官所困或有死者或有返俗
者或迴四出向天竺者或有達者有
不達者或有盲聾跛蹇羸老病瘦不
任去者為官所殺尒時中國天子敬
佛法衆惠施一切見犯戒者即訶諫
之時有上座比丘名尸依仇通知三
藏為王說法王甚歡喜即請衆僧於
拘睒弥國作般闍于瑟盡請一切釋
迦文弟子在閻浮提者悉令集會時
有百千比丘末後大會大會者佛法
向盡更不復會故言末後尒時會中
轉相問言汝等和上及阿闍黎為在
何許各荅之曰我等之師中道病死
者賊所殺者疲劣不能前者言以達
者皆共悲結舉聲哭當此之時十
五日夜天大惡風暴雨說二百五十戒
中有聞者或不聞者時諸比丘便共
閙諍大語呼上座比丘諫衆人曰仁
等小言當用法故更勿乱語吾用比
丘法當解汝意今閻浮提釋迦文弟
子盡来會此是會末後今我所學更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第十丈　書
不復學唯願嘿然聽我所說復有比

子盡来會此是會末後令我所學更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第十丈　書

不復學唯願嘿然聽我所說復有比
丘聡明智慧深入禅定語衆人曰我
所入禅悉已備足今此大會百千比
丘欲聞法戒能持行者我當說之願
諸釋子嘿然静聽復有比丘字須陁
流晉言曰善以得羅漢即従坐起一
心义手礼上座足便師子吼我欲說
經衆坐勿丙經中所說吾悉學之无
有錯悞終不復疑如佛所言上座弟
子名曰上頭亦是上足悉行凶悪即
従坐起謂須陁流曰汝何所知不解
經法戒律上座欲說覓共說之尒時
上頭即以鐵杵打殺須陁流須陁流
已度生死中有持戒比丘嘿然便起
出去尒時有信佛夜义復以鐵杵擊
殺上頭比丘當於尒時天地六反震
動虚空之中自然有叫喚稱怨之聲
四向復有悪雲風雨闇四向復有悪氣
滿于虚空雷震四至尒時一切衆生
之類見是變惟悉共相對舉聲悲哭
皆相謂言今日末後佛法盡矣上至
二十八天無色諸天及龍阿須輪滿
于空中舉聲大哭自撲墮地復有奉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　第十一丈　書

法羅刹及見佛夜义悉皆舉身自投

二十八天无色諸天龍門法輪法
于空中擧聲大哭自撲墮地復有奉
法羅剎及見佛夜叉悉皆擧身自投
迦丁比丘說此語時未來魔變刻 貴士丈 書
于地口說是言從今以往天下更不
復聞說二百五十戒聲比丘不復奉
行之天下孤寡衆生失目甚速奈何
天下不久人民相殺无有問者猶如
野畜法行已墮法鼓已裂甘露門已
閉諸經法師命已喪失法炬已滅法
輪已倒十二部經已散解已法輪已
折法水已止法海已竭法山已崩諸
山谷間无復精進坐禪比丘諸天善
神見山谷空无所奉勸悉皆自撲人
民盲冥无法可行時諸魔衆皆大歡
喜以名衣上衆更相貢上佛法已滅
我等邪法今始得興更相慶賴迦丁
比丘告諸弟子當來惡變其事如斯
今日佛法續故存在宜勤行之佛之
正法如深草澤衆生仰之無所乏少
若草澤枯竭衆生飢困墮于生死猶
如賈客不勤用心財寶日耗父母妻
子无所濟活身心燋燃悔無所及今
正法存極可行之恣取何道若復放
逸不欲精進空出无獲返為三塗之
所沒溺悔之无及今汝四輩思佛重

恩奉上如父親下如子汝等四大强
建心堅意猛勤行精進可得度苦若
復一旦身心微弱而為老病所見踰
諂悔无所及今國土人民末至盛惡
兵革未起人民安隱米穀平賤分衛
易得念勤精進可无後悔時諸弟子
聞說是法悲皆稽首礼大仙足心意
惶怖身體戰掉悲泣白言將来之世
法沒盡時見此世者意當云何忍
見之我等今日聞說是事心用崩破
彼世之人遭此惡者身心豈不裂作
百段耶時諸弟子忽復自議至心投
地同聲白師我甚惶怖云何得道免
于斯苦不遭斯惱大仙告曰道无遠
近勤求則得无有前後此經名曰大
仙迦丁所記當来秘讖要集宜勤精
進可免斯苦時諸弟子聞經悲泣歛
淚稽首奉行

迦丁比丘說當来變經